

长篇小说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黄河东流去(下)

李 準

沸腾的大海

单学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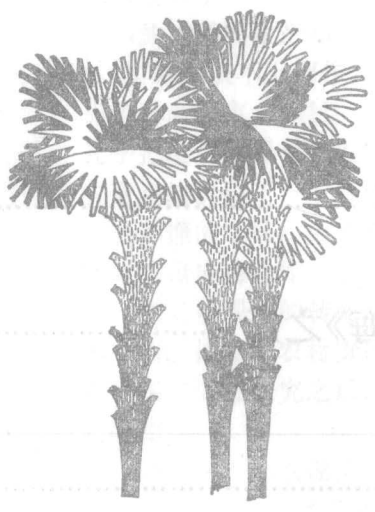
5

I247.71
178
5

(博正集意)

长 篇 小 说

一九八四年(总第五辑)

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长篇小说

(总第五辑)



目 录

李 準

黄河东流去 (下) (3)

我想告诉读者一点什么 (178)

单学鹏

沸腾的大海 (182)

写在《沸腾的大海》之后 (301)

照镜子的姑娘(油画).....封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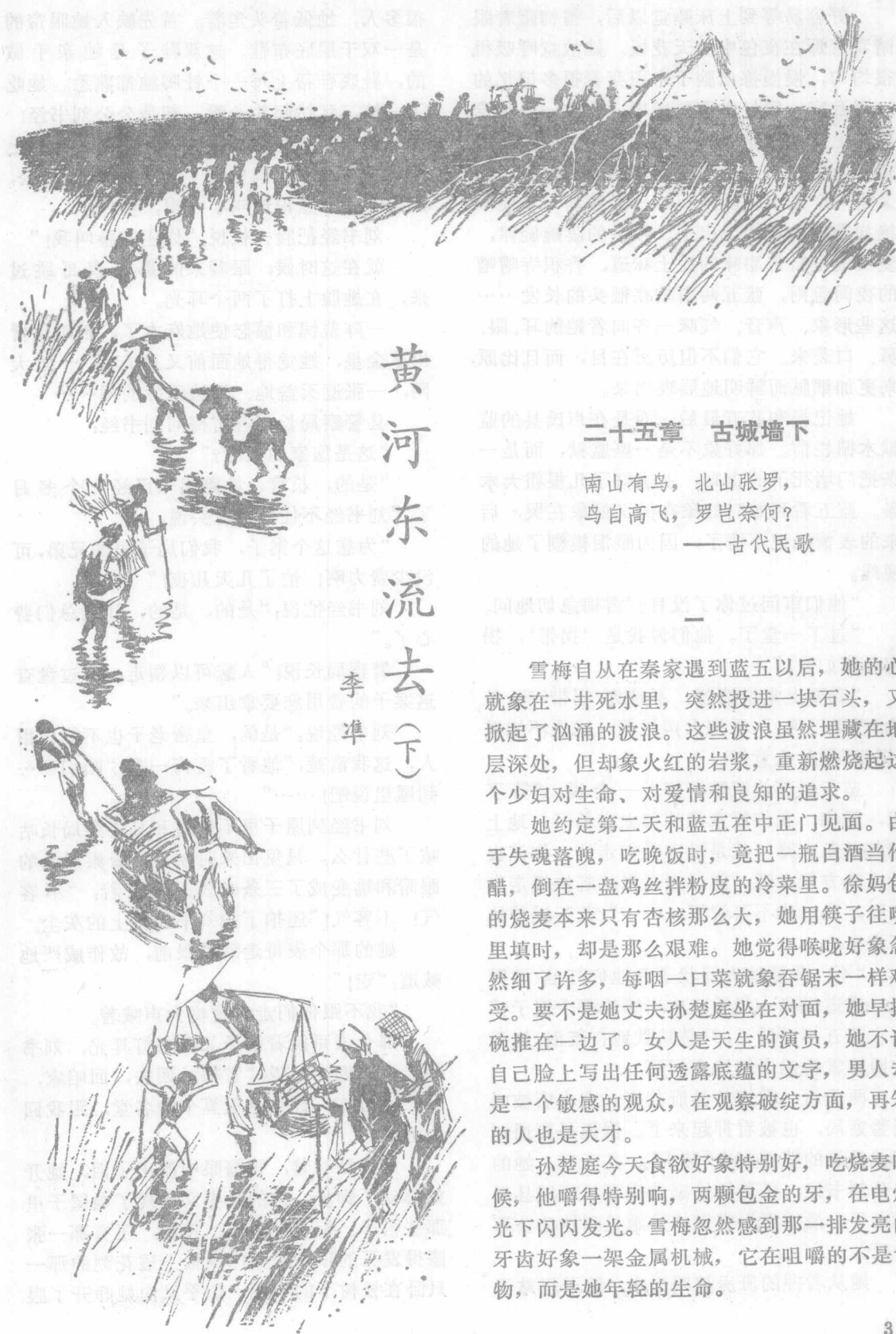
山城(木刻)封三

茶山春(木刻)封三

基石(油画)封四

封面设计任建辉





黄河东流去 (下)

李準

二十五章 古城墙下

南山有鸟，北山张罗，
鸟自高飞，罗岂奈何？
——古代民歌

雪梅自从在秦家遇到蓝五以后，她的心就象在一井死水里，突然投进一块石头，又掀起了汹涌的波浪。这些波浪虽然埋藏在地层深处，但却象火红的岩浆，重新燃烧起这个少妇对生命、对爱情和良知的追求。

她约定第二天和蓝五在中正门见面。由于失魂落魄，吃晚饭时，竟把一瓶白酒当作醋，倒在一盘鸡丝拌粉皮的冷菜里。徐妈包的烧麦本来只有杏核那么大，她用筷子往嘴里填时，却是那么艰难。她觉得喉咙好象忽然细了许多，每咽一口菜就象吞锯末一样难受。要不是她丈夫孙楚庭坐在对面，她早把碗推在一边了。女人是天生的演员，她不让自已脸上写出任何透露底蕴的文字，男人却是一个敏感的观众，在观察破绽方面，再笨的人也是天才。

孙楚庭今天食欲好象特别好，吃烧麦时候，他嚼得特别响，两颗包金的牙，在电灯光下闪闪发光。雪梅忽然感到那一排发亮的牙齿好象一架金属机械，它在咀嚼的不是食物，而是她年轻的生命。

好容易等到上床睡觉以后，雪梅瞪着眼睛看着那在夜色中的天花板。她故意呼吸得很均匀，慢慢捺出脑子里中积存着很多记忆的一团乱麻。回忆也需要环境，在这一张狭窄的床上，她无法将那么多凌乱的思绪，整理得有条不紊。人们掌管记忆部分的大脑，却又是一个碰不得的闸门，一经触动，它便不绝如缕地重新涌现出来。喷呐的凄婉旋律，麦田地里略带甜味的泥土味道，香积寺嘈嘈的夜间急雨，蓝五两辮粘在额头的长发……这些形象、声音、气味一齐向着她的耳、眼、鼻、口袭来。它们不但历历在目，而且比原来更加细腻而鲜明地展现出来。

她记得和蓝五最后一面是在卢氏县的监狱木栅栏前。那好象不是一座监狱，而是一条把门堵死了的走廊，上边钉了几根粗大木条。蓝五看到她时好象在笑又好象在哭，后来的表情她记不清了，因为眼泪模糊了她的视线。

“他们审问过你了没有？”雪梅急切地问。

“过了一堂了。他们说我是‘拐带’，拐骗良家妇女。”

“我要上堂说清楚，不是你‘拐带’我，是我‘拐带’你！”雪梅大声说着，她也不知道“拐带”是什么意思。

蓝五低下头沉默了好大一会说：“算了，雪梅，我们原来想的都太容易了。地上铺着条条大路，就是没有我们走的。你该去什么地方就去吧，能远走高飞就赶快远走高飞吧，我，你不要管了！……”蓝五说着掉下泪来。

“不！我要请人写状子和他们打官司辨理，难道说我一辈子就应当嫁给那个傻子？”

蓝五不说话了，只是默默地在流泪，他无法回答雪梅提出的这个问题。

两天后，雪梅从县府前街一家小店被叫到警察局，也被看押起来了。据说是通知项城县她的婆婆家来“赎人”。几天后，她的公公刘书经，带着她姑家的表哥从项城县果然来了。最使雪梅难堪的是她见到她公公那一天。

她从看押的班房被叫出来，院子里站了

很多人，她低着头走着。首先映入她眼帘的是一双千层底布鞋。这双鞋子是她亲手做的，鞋底鞋帮上每一个针脚她都熟悉。她吃了一惊，猛抬起头一看，却是公公刘书经！大约是由于关在班房里的恐惧和孤单，加上他们总算在一个锅里吃了几年饭，见了公公，她忍不住下意识地叫了一声：“爹！”

刘书经把脸一板说：“你还有脸叫我！”

就在这时候，跟着来的那个表哥跳过来，在她脸上打了两个耳光。

一阵羞愧和愤怒使她麻木了，她眼里冒出了金星，她觉得她面前又张起了一张大网，一张遮天盖地、无边无际的网……

县警察局长指着雪梅问刘书经：

“这是您家的人吧？”

“是的，长官，她跑出来已经一个多月了。”刘书经不住地点着头说。

“为您这个案子，我们局子里的兄弟，可没少费力啊！忙了几天几夜！”

刘书经忙说：“是的，是的，让老总们费心了。”

警察局长说：“人您可以领走，不过盘查这案子的费用您要拿出来。”

刘书经说：“是的，皇帝老子也不能白用人，这我清楚，”他看了雪梅一眼，“咱们……到屋里说吧！……”

刘书经到屋子里不知道和县警察局长咕咕了些什么，只见出来时候，县警察局长的眼睛和嘴变成了三条横线。他说着：“不客气！不客气！”还拍了拍刘书经背上的灰尘。

她的那个表哥走到她跟前，故作威严地喊道：“走！”

“我不跟你们走！”雪梅大声喊着。

那个表哥挽着袖子又要来打耳光，刘书经走过来温存地说：“雪梅，回去，回咱家，回去不打你！你在这里算个啥名堂，跟我回去吧！”

刘书经劝着，雪梅眼中流出了泪，她开始挪动了脚步，她的眼中又出现了她屋子里那些箱子、柜子、盆架、镜架，还有那一张漆得发亮的顶子床。床围板上透花刻的那一只卧在松树下的小鹿，似乎又向她睁开了眼

睛……

他们在大街上走着。这天正是县里逢双集日。卢氏县出产的山里红，一个山里红有核桃那么大，红里透紫，皮薄肉厚，街两旁摆的都是卖山里红的摊子，看去耀眼锃光，象鲜血染成一样。大约红的颜色给人有一种兴奋的感觉，雪梅感到又产生了勇气。就在这时候，她发现大街上丢着一只黑圆口旧布鞋！

她一下怔住了，这是蓝五前天被送到警察局时，挤掉的一只鞋！她顿时想起蓝五在监狱里赤着一只脚走路的样子，她又想起蓝五站在监狱木栏后的那张凄楚的脸，……她的心在怦怦地跳，她血管中的鲜血好象要迸射出来，她突然象一头野鹿一样，飞跑过去捡起地上那只鞋，撒开腿撞挤着人群向城外奔去……

待她清醒过来时，她又被绳子捆住了。刘书经和他的外甥捺着雪梅使劲地往一辆架子车上缚，雪梅挣扎着，弹腾着，嘴里喊着：“我不走！我不跟你们走！……救人啊！救人啊！……”

赶集的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，没有一个人过来劝解，他们在旁边议论着：

“娶来的媳妇买来的马，任人家骑来任人家打！你有什么办法。”一个老头叹息着说。

“他们把这女人带不走！男‘拐带’还在监狱里。”一个客店掌柜见惯不惊地说着。

“怎么不打呀！十个耳光就把她的杨花水性打过来了！”一个大脑袋的屠户说。

“打过了。”又有人说。

……

雪梅仍在嚎叫着，挣脱着，就在这个时候，孙楚庭从西头走过来了。他戴着一副金丝眼镜，穿着一身米黄色杭纺裤褂，手里拿着一支紫竹镶玉笛子，头上还戴着一顶全县仅见的一顶银灰色博士帽。

卢氏县的各商号都认识这个四十多岁阔绰的陕西人，他是国民党交通部潼关段缉私处长，来卢氏县已经半年。

他听到一个女人在呼叫，继而看到一头散乱的长发和一个修长苗条的身躯。他分开

众人走进人群，挡住刘书经问：

“您怎么这么野蛮！光天化日之下，把一个人往车上捆。”

刘书经说：“她是我的儿媳妇！她是跟人私奔出来的！”

“你也不能这样来捆她呀！她为什么私奔，和你儿子打架了？”

“他儿子是个傻子！”雪梅大声哭喊着说。孙楚庭看了雪梅一眼，对刘书经说：“啊！要是这样，你更不能把她绑走！”

经孙楚庭这么一拦，看热闹的人都说起话来，有的说：“老先生，算了吧，你把她的人绑回去，你把她的心绑不回去，她的心已经变了，她是个活人，你能整年捆住她？”也有的说：“捆绑不能作夫妻，你儿子要真的不傻不呆，你可以再娶一个。”

还有的附在他的耳朵上说：“老先生，你眼头活一点，这个陕西人是个大官，连县长都得巴结他！”

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地说着劝着，刘书经也没了主意，他拍着胸膛大声喊着说：“我花的是钱哪！为娶她我花了八十块现洋，四大石小麦！……”雪梅挣着绳子喊着说：

“我还你！我这一辈子就是当牛当马也要还你这笔账！我到你家时才十七岁，我那时不懂事！……”她说着又抽泣起来。

孙楚庭拉着刘书经说：“你不就是为这八十块钱嘛？”刘书经说：“是啊，还有四石小麦和这次找她的花费，我不能人财两空啊！”

“我替她赎了！”孙楚庭说着，围看的人群中响起一片啧啧声。

雪梅这时才看清这个戴着金丝腿眼镜的人，吃惊和感激的心情驱使她向孙楚庭跪下来，她觉得她得救了，她从看过的戏曲和鼓书中，常常听到人到难处，往往会遇见“贵人”搭救，她大约也是遇到“贵人”了，不过这个人又不大象戏上那些“贵人”，他为什么老看自己……

孙楚庭在一个饭店里和刘书经办完了人契手续，刘书经解着雪梅身上的绳子对她说：

“我走了，从今以后，你再别提我刘家

的一个字!”

“……”雪梅咬着牙没有吭声。不管怎么说，身上的绳子总算解开了，至于前途，是江是海也只好以后再说了。

二

早上，孙楚庭坐上包车到南院门去上班后，雪梅赶快打开箱子换衣服，她是去车站附近那些难民窝棚，她没有敢穿旗袍，也没有穿高跟鞋，她换了一身当时流行的海潮蓝布做的学生制服，她对着镜子淡淡地擦了点胭脂，却没有敢抹口红。

她对徐妈说：“我到王太太家去，有点事。”说着在箱子里抓了一叠钞票塞在口袋里，一路小跑着出了大门。

在延秋门胡同口叫了一辆黄包车，跳上车后，她看了看表，刚八点十分。

西安的初秋是爽朗的，湛蓝的天空象扫帚扫过一样，没有一丝云彩，从西边黄土高原上刮来的风，已经发出飒飒的声音，它悄悄染着路旁杨树的叶子，桐树的叶子。柳树依然浓绿成荫，千条万条低垂着，摆动着，好象在显示着她倔强的生命。

在抗日战争中，西安象雪梅自己一样，几乎每天都在赶着时髦，改换着服装、发型。街上的小汽车多起来了，夜里的霓虹灯把钟楼四周映照得五彩缤纷。服装店橱窗里第一次出现了穿着西服梳着飞机头的模特，冷饮店在门前挂的“冰”字旗上加上了英文。

靠近城墙的街道上开始出现了工厂，有摇鼓风机的铁工厂，有木机改装的毛毯厂，大部分是制造军需产品，也有为这个人口骤增的城市服务的，最有代表性的是轧面条机和弹棉花机。

西安又象一个顽固的乡下老人，高大的青砖城墙、巍峨的钟楼、鼓楼和城楼，这是它结构的主体，不管在它身上换上什么胸章、领带，它还是一座中国古城。

雪梅来这里已经三年多了。自从在灵寿县金城旅馆那一个使她惊惧的夜晚之后，她成了孙楚庭的姨太太。抗日战争后，他们搬

来西安，城市的纸醉金迷生活，使她逐渐麻木起来，她学会了打麻将牌，学会到大菜馆里点菜。每逢她从开元寺经过，看到霓虹灯下站着的那些涂着口红的妓女时，她暗自感到优越。在端履门人市上，看到那些头上插着草标，被出卖的那些逃荒难民姑娘时，她又感觉到庆幸。每逢在这种心情时，她对孙楚庭是温柔的、体贴的，她让他恣意地享受着自己的青春，同时也打捞着她自己的青春。但是有时候她又是惆怅的，她觉得自己已经失去了自身的重量，象一丝幽魂，又象别人一个影子，从刘家那个鸟笼子飞出来以后，她并没有在天空自由飞翔，而是被装进另一个笼子！尽管这个笼子要比那个笼子华丽得多，但笼子还是笼子！

尽管现在是锦衣玉食，她对和蓝五共同出奔的那一个多月生活，仍然无限怀念，不管再接触多少男人，她总觉得她的身躯，她的灵魂是属于蓝五的，她虽然和蓝五在一块生活过一个多月，但她感觉上那一段却是一辈子。感情的火种只要没有变成灰烬，哪怕只剩一点火星，它仍然要燃起熊熊大火。

黄包车到了中正门，她下了车付了钱，四下张望起来。她后悔没有和蓝五讲清楚在什么地方等，她又想到自己这一身打扮，说不定蓝五会把她当成个男的。

她忽然意识到自己脸上还带了个口罩，她刚去掉口罩时，从城门洞旁跑过来个人紧紧地抓住她的胳膊。

她扭头一看是蓝五，忙问：“有地方没有？”

“你真的来了！”蓝五感动得要哭。

“先别说！……”

三

徐秋斋没有见过雪梅，不过他听蓝五讲过她的事。这两天他看到蓝五又兴奋又沮丧和失魂落魄的样子，他心里暗暗捏着一把汗。老头儿凭着他的经验阅历，知道“奸近杀、赌近盗”。大凡男女私情，争风夺艳，弄不好就要出人命！至于爱赌博的人，十有

七八最后沦为别门撬锁、割包偷钱的盗贼。

昨天夜里，他曾经劝过蓝五说：

“算了吧，能死了这条心就死了吧！她在十八层天上，咱在十八层地下。你沾惹不起！再说，真情真义的女子天下能有几个？大多都象贪嘴的猫儿。”

“雪梅可不是那种女人！”蓝五分辩着说。

“人会变啊！”

“她不会变。”蓝五执拗地说。

“你怎么知道她不会变心？”

“我没有变，她就不会变。……”

徐秋斋再往下说，蓝五不回答了。他象泥胎似地坐在那里，瞪着那个血红眼睛，徐秋斋说什么话，他根本没有听见。

徐秋斋看到他这个样子，又可怜起来他了。他知道人的感情的热度，“色胆大似天”，人在这种热烈感情驱使下，可以投海，可以跳崖，可以放火，可以长街杀人！蓝五是个痴心汉子，这些年来，虽然是个孤身独条子，在赤杨岗村里住了几年，没有任何闲话。来到西安大城市后，也是庄重处世，向来没有到不正当的地方去过。

夜里，蓝五痛苦地呻吟起来了。徐秋斋人老瞌睡少，听得清清楚楚。老头子虽然是个读“四书”“五经”出身的孔门弟子，这时也动了恻隐之心。他想到蓝五这些年闷声不响，心里总好象包着一包东西，眉宇间总有一种苦楚的表情。现在他明白了。可是这事情太危险了！蓝五这时又说起梦话来。徐秋斋又想到蒲松龄的《聊斋》上写了那么多貌美情重的狐狸仙，如果现在能有个狐狸仙变成雪梅来安慰安慰蓝五也好。唉！人活在世上，罪孽太深重了。……

早上，徐秋斋收拾纸墨笔砚，准备到邮局门口，摆开桌子给老乡们代写书信，蓝五兴奋地红着脸回来了。徐秋斋忙问：

“怎么，她没有来？”

“不，就在门外，”他说着向门外喊着：“进来吧！徐大叔起来了。”

雪梅环顾了一下四周，快步进到了窝棚里，当她看到屋里这个留着山羊胡子的老头时，脸上突然飞起了一阵红晕，连耳朵唇和

雪白的脖子也变成了绯红颜色。

她低着头轻声说着：“徐大叔，您好！”

“好！好！”徐秋斋连忙答着，就在这一刹那间，徐秋斋感到这个破旧的窝棚，四周壁上忽然产生了一种异样的光辉，好象进来的不是一个人，而是喷薄着霞光的朝阳。

囿于“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”的读书人规矩，徐秋斋只向雪梅瞥了一眼。可是就在这一瞥中，老头子已经看清楚了。这是一个身材苗条的少妇，象杏花颜色的脸上，长着一双顾盼流动的星眼，有点象男人的高鼻梁，显出一股英俊神气，嘴巴略有点宽，但配在这张圆脸上恰到好处而且更显得大方。

“怪不得，……”徐秋斋心里想着：“巧笑倩兮，眉目盼兮”，过去只在书上读过，原来世界上真有这样的人！

徐秋斋是个知趣的人，他说：“你们说话，我今天得去南关看个乡亲。”

雪梅不好意思地说：“大叔，你就坐着吧，咱们都是乡亲，一块说话吧，不妨事。”

徐秋斋说：“不！我们约好的，他在等着我。”说着走出门去，又回头把门关好。他走了几步，寻思着：这一个窝棚，墙象纸糊的一样，一无里间，二无后门，万一有什么人闯进来，岂不吓坏了这两个苦命的年轻人！“今天不去邮局摆摊子了！”他绕过门口，在路旁一棵大榆树下坐下，眼睛瞧着自家门儿，替他们“放着哨”，任一片片黄叶向自己身上飘落。

四

徐秋斋走后，雪梅伏在门缝上看他渐渐走远，心中有些疚意地说：

“这老头儿挺有意思！”

“……”

她又下意识地用手指头摸着铁门铰儿说：“你们这个门全是缝！”她捏了捏门铰儿又放下来。她不敢往门扣上扣。

雪梅说了两句话蓝五没有回答，雪梅还只当他在收拾东西没有听见，她回过头来，却见蓝五直挺挺地在席子上坐着，两只眼睛

痴呆呆地看着她在傻笑！

雪梅觉得有些不对，她含嗔地逗他说：

“你把我忘干净了吧？”

“……”蓝五没有回答，还在看着她傻笑。

雪梅又深情地看着他说：

“总算看到你了！看到我的亲男人了！”

“……”蓝五仍然没有回答，脸仍在傻笑。眼中却潮湿了。

雪梅这时才发现他眼睛发直，“傻”过去了。她大吃一惊，急忙跑过去跪在蓝五的面前，用两手抱住他的头摇晃着喊：

“蓝五哥，你怎么了？你……蓝五哥，我是雪梅！你怎么了？……”

两颗大的泪珠从蓝五眼中滚出来，他浑身激烈地抽动着，忽然哇地一声哭起来。他咳嗽着，抽噎着，好象要把这些年咽在肚子里的泪水，一下子倾倒出来。

雪梅还没有见过蓝五这样难受地哭过，她自己心里象刀子割一样地痛，也不顾蓝五脸上的眼泪鼻涕，她一把把他的头紧紧搂在自己的胸脯上，在他的头发上擦着自己的眼泪！

眼泪是一剂清醒剂，它会调整人们的感情。如果人类没有眼泪，恐怕要有一些人变成白痴。眼泪又是疏导感情的渠道，它可以把积郁、痛楚、悲伤，顺着一条条小溪流排遣出去，使人感到轻舒，感到徐缓，感到宣泄后的宁静，感到激动后的平缓。眼泪也是一种语言，这种语言有它自身的节奏和旋律，有它自己的音符和形象。“执手相看泪眼，竟无语凝噎”是一种语言；“酒入诗肠，化作相思泪”又是一种语言；“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涕下”是壮怀激越的语言；“泪飞顿作倾盆雨”，则是浩瀚苍茫的语言。

蓝五哭了一阵之后，收住了泪，低着头长吁短叹，默默不语。雪梅说：

“蓝五哥，你打我两巴掌吧，或者咬我两口！”蓝五摇摇头，却还是不作声。

雪梅替他擦着脸上的眼泪说着：“在卢氏县我整整等了你一个冬天，到监狱去打听过好几次，他们说你和一些犯人都被送到南山

里去烧木炭了。我又等到春天。就在二月初二那天，县里派人送来了一包血衣！我打开看了看，有你那个带条的小褂，还有你那条翠蓝布夹裤，褂子和裤子上全是血，我问他们这是怎么回事，他们说你在南山砍老栗木时候，从树上掉下来滚到深崖里了！……我当时两只眼睛什么也看不到了，一下子晕倒在床上。”雪梅说着扑簌簌地掉下眼泪，“那天夜里我喝了半瓶煤油，谁知道煤油没有把人毒死！……”

“那时候你在谁家？”蓝五问。

“就在老孙家。那时候他是潼关段的缉私处长，还做着收购生漆、桐油生意，他在卢氏县有个临时公馆。”接着雪梅把孙楚庭怎样替她赎身的情况说了一遍，蓝五叹了口气说：

“我全清楚了！”

雪梅寻根究底地问：“蓝五哥，你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是怎么活下来了？”

蓝五说：“不说这些吧！”

雪梅说：“不！我好不容易找到你了，你要对我讲清楚，我什么话都对你讲。”

蓝五有些不好意思，他只低着头问：“在你接到那一包血衣以前，那个姓孙的找过你的……麻烦没有？”

雪梅唰地一下脸红了。她诚实地、不假思索地说：“当时他公馆里还有个做饭的老妈子，我平常和那个老妈子在一个屋子住。……他这个人平常爱动手动脚，不过我那时不懂，我想着他是大官。后来他叫徐妈——就是那个做饭的老妈子向我提出来了，说他在天水老家的太太整年有病，也不会生育，他要娶我当姨太太，我当时就回绝了他！我说除了蓝五我谁也不嫁，我等一辈子也要等他！……”

蓝五说：“大约就是你这一句话，差点儿害了我的性命！”

雪梅忙说：“我没有害你性命啊！”

蓝五说：“雪梅，你当然不会，可是有人要害死我。不错！我被送到南大山去烧木炭，可只去了两个多月，县里来了两个法警解我回县，说是项城县来了原告的代表。叫我

到县对质。回来路上，这两个法警不知道是和我混熟了，还是听我吹喷呐听服了，他们对我说了实话。说是一个姓孙的使了钱，叫在路上把我弄死！他们两个不想为三十块钱害一条命，才叫我换了身衣服把我放跑了！……”

雪梅大瞪着眼睛问：“真的吗？”

蓝五激动地说：“卢氏县那两个法警一个叫刘田，一个叫殷磁耐，你可以去打听。”

听蓝五这么一说，雪梅一下子象热身子掉在冰窖里一样，浑身发冷，手脚冰凉。她的脑子里立刻浮现出孙楚庭很多面影，这些面影埋在她记忆里大多是笑脸，而这种笑脸今天却突然变得狰狞起来：红发长舌、青面獠牙，……

几年来遮在雪梅眼前的帷幕总算拉开了。她一直觉得孙楚庭这个人虽然有些令人讨厌的地方，但他的心好，没有想到他还敢谋杀！而且几年来一直把她蒙在鼓里。

“人面兽心！”她重复地说着：“我欠他的这笔债算是还清了。”

蓝五知道她说的话是什么意思，却没有吭声。他不想涉及雪梅的“家事”，只苦笑着说：

“从卢氏县跑到咱老家，才知道我师傅也被刘书经逼死了！我怕你公公再找我要人，就到处流浪，后来在赤杨岗给人打短工顾嘴，在赤杨岗住了两年多，黄河被扒开口子，咱们家乡几十个县全淹了。从洛阳随着难民逃荒到灵宝县阌帝镇，火车不开了。我打问了一下，那里离卢氏县只百十里，就偷偷跑到卢氏县。到卢氏县又找到咱们住过的那家小店，店掌柜已经死了，剩下个老婆在卖大碗茶。经打问她，才知道你们早搬到西安几年了。我又连夜起早路跑到西安。在西安，我什么营生也没有找，也没心思干。就拿着我一支喷呐要饭。整整要了一年多，西安城几百条街我都串遍了，几万家的门口我都吹着喷呐乞讨过，就是没有到过你这延秋门36号！……后来，我遇见了一个师兄，他把我介绍进了‘醒狮剧团’吹喷呐，日子才好

过了点。不过，一有空，我还是满街串，我想，总有一天会碰上你的……谁想到会在秦家办喜事的宴席上碰上了你……”

蓝五痛苦地叙述着，惨笑着掉着泪。雪梅感动得身上每条血管都好象要爆开一样，她的心剧烈地跳动着，脸颊热得烫人，她可怜蓝五，她感激蓝五！她无法用语言来表达这种激情和爱怜，她象疯了似地把头拱在蓝五怀里，嘴里不住喊着：“好哥哥！亲哥哥！有良心的好哥哥！……”

蓝五透过模糊的泪眼，看着自己胸前象波浪一样摆动着的这一头黑发，他好象醉了，多少年干枯了的心灵上，忽然被洒上倾盆大雨，他感到了满足，他感到了幸福。他把自己的脸往下俯着，可是就是在这一刹那间，一股陌生的异香钻进了他的鼻子。

这是雪梅的头发上进口香水的味道，这股香味象一条深沟似地在蓝五脚下裂开！

“这是雪梅吗？”他这时又听着雪梅亲昵的喊声，觉得这些语言也是陌生的。雪梅不会这样叫他……

生活的烙印对人是如此敏感，以致使他本来张开的双臂，又软瘫地放了下来。……

五

十月的天是太短了。

徐秋斋在路旁榆树下坐了一个上午，又坐了一个下午，一直到车站的路灯亮了，还不见自己窝棚的小门闪开。他想着：“能说几火车话，年轻人？咳！……”他担心雪梅回去晚了会出什么事，就抖了抖满身的黄叶，放重着脚步来到窝棚门前，先咳嗽了两声，向屋里喊着说：

“蓝五，把火柴给我。”

窝棚门开了。雪梅先走出来，她低着头，可是徐秋斋还是看到她哭得红肿的眼睛。……

第二十六章 卷菘草

楚有卷菘草，

拔心犹不死。

——古诗

雪梅和蓝五，在徐秋斋的窝棚里会过一次面后，这个泥墙席顶的破旧茅棚，成了雪梅心灵上的圣殿。她老是想念着这座窝棚，回忆着这座窝棚。这里重新点燃起她对生命和幸福的强烈追求，这里存放着她多年干枯现在又复萌的爱情种子。比之在延秋门巷住的青堂瓦舍，她更爱这座窝棚。茅屋也有四堵墙。人类开始建造房子，除了躲避风雨和野兽之外，还要存放他们的爱情。房子和墙壁创造了家庭，房子和墙壁也发展了人类的爱情。

雪梅向这个窝棚里来的更勤了。她知道白天蓝五经常到这里来休息。所以不管是上街买东西或是逛商店，只要还有一个钟头的空儿，她就要拐到这里来。有时候她会撞上门锁。徐秋斋不在家，蓝五也没有来。门上锁着一把冷冰冰的铁锁。即使是这样，她摸一下门锁，在门口站上三五分钟，也觉得舒服和宽慰。有时她怕徐秋斋老头不高兴，下决心以后不来这里，但这种决心最多只能坚持三天，到第四天她就管不住自己的两条腿了。通往车站的那条大街，就是满路泥泞。在她眼里，也好像是洒满了鲜花。

为了不使徐秋斋厌烦，她每次去都带些吃食。周济老家来的贫苦难民，这也是她经常来走动的理由之一。有一次蓝五没有来，她送来半口袋馒头。她对徐秋斋说：“徐大叔，以后你自己不要蒸馍了。一个老人家能吃多少？我们家有专门做饭的老妈子，吃完我再给你送，现在天气凉，也坏不了。”

徐秋斋说：“雪梅，以后别这样费心了，我们能过得去。小晴如今在毛毯厂，歇班时回来还能帮我料理料理。你们也是一家人，来得太多了……不好。”

雪梅说：“没关系。谁没有三亲六故？我在这里连个亲人也沒有。你们就是我的亲人。”她说着眼圈湿了。

雪梅走后，徐秋斋把半袋馒头倒出来往篮子里拾。发现口袋里还有个纸包。纸包用一根毛线捆着。徐秋斋打开纸包看时，里边包着五十元崭新的钞票。

徐秋斋看着这些钱，被雪梅的一片痴心感动了。这些天来，雪梅象丢了魂似地往这里跑，她好象在寻找一个失去的梦。那个梦大约是给她的印象太强烈、太深刻了。所以她希望把那个梦再捡回来。

徐秋斋窥察着，雪梅是个将近三十岁的少妇了，现在又过着锦衣玉食的优越生活，本来象她这样的年纪和经历，已经不是女孩子的徇情私奔的年龄了。可是雪梅却不然。她身上依然蕴蓄着那样炽烈的爱情。她拼命地爱着蓝五。她好象决不服从老天爷给她安排的命运。

“他们会有啥结局呢？”徐秋斋长长地叹了口气，他预感到，这件事不会有什么好结局。他后悔自己不该搅到这团乱麻中。可是他又可怜雪梅这个痴心女子。他叹息着他对这两个青年的“恻隐之心”，是有点过分浓烈了。

过了两天，蓝五来了。徐秋斋对蓝五说：“前天雪梅来了。送来了半口袋馒头，里边还放了五十元钱，这不。”他说着把钱放在蓝五面前。

蓝五说：“徐大叔，这是她送给你的。”

“我不要。”徐秋斋说：“君子无功不受禄，我不能花人家的钱。一个砚台，一枝秃笔，就顾住我的吃喝了。”接着他又劝蓝五说：“蚊虫飞过去还有影子，何况是个人？‘常在河边走，哪能不湿鞋’。我真怕你招祸。”

蓝五愤愤地说：“雪梅是被他骗去的。他也不是明媒正娶，人是他从我手里夺去的，他也不过凭着他有钱有势！”

徐秋斋说：“话虽这么说，一碗水已经泼到地上了，你还想收起来？”

蓝五说：“衣服扣子扣错了，可以解开重新扣扣，别说一个人要过一辈子。”

徐秋斋没有想到蓝五这么执着，他看了他一眼说，“人的婚事毕竟不是衣服扣子。要象衣服扣子那样简单，人世上也没有那么多

痴男怨女了，另外，你也不能野地烤火一面热，雪梅她怎么打算？她能吃得苦吗？她能抛掉这‘饭来张口，衣来伸手’的享受吗？……”

他们正说话间，屋门“吱扭”一声被推开了。门口站着雪梅，她穿着一身湖青色线春做的夹袄夹裤，脚上穿着一双布鞋，看上去素雅大方。她先看了蓝五一眼，又笑吟吟地面朝着徐秋斋走进屋里，她手里提着一大包蛋糕，蛋糕上的油把纸全渍透了。

徐秋斋说：“雪梅，以后你来别再花钱买这些东西了。庄稼人粗茶淡饭吃饱就不错了。整天吃点心，心里还觉得造孽哩！”

雪梅解着点心包说，“你没有牙，这鸡蛋糕好嚼。”说着挑了两块递给了他，又悄悄捏了两块塞在蓝五手里。

徐秋斋吃着蛋糕，雪梅又从提袋里取出一块布料说：“徐大叔，这是我给你买的一丈四尺黑布料子。你那个旧袍子面该换换了。上上下下都是洞。象鸡子啄过一样，穿上也不暖和了。”

徐秋斋说：“其实补补还能穿一年。人老了，还讲究个啥。”话虽这么说，他心里却极为感激。老头儿正在发愁入冬怎么换季，因为邮政局的门口是冲风口，他确实需要一件挡风的棉袍。

三个人正在说着话，都是些没有盐味的谈话。雪梅的两只眼睛，左右顾盼，却总离不开蓝五的脸。她对徐秋斋说着话，眼睛却瞟着蓝五说：

“本来我昨天就要来了。这两天老出不来。老孙家的两个侄子来西安了，要报考力行中学，还得每天招待他们，今天早上才把他们送走。”她说罢把两只水葡萄似的眸子收转回来，又看看徐秋斋。

徐秋斋人虽然老了，脑子却象镜子一样清亮。他明知道雪梅这话是说给蓝五听的，自己还得陪着点头。雪梅这次来，他本来打算自己就在屋子里坐着不动，不再给他们行方便。可是现在看到两个人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好象都有一肚子话要说，自己又动了恻隐之心，他顺手提起个酒瓶子说：

“你们坐，我去北关打点酒。晌午回来。”说着走出门外，将门掩上。这时他摸了摸口袋，口袋里却没有装一文钱。他回过回头来看了看门，又不好意思走进屋里去。没办法只好提着空瓶子，一晃一晃地在街上转游起来。

二

“以后这里不能来了。”蓝五抚摸着雪梅的头发说。

“为什么？”雪梅问。

“徐大叔不高兴。”

“……”雪梅低头不吭声了。

蓝五叹了口气说：“徐大叔是怕招惹是非。另外，也为我们操心。小晴晚两天要从厂里搬回来住，我是她一个长辈，在孩子们的面前，我不想让她看出咱们的关系。”

“那么，以后怎么办？”雪梅问。

“慢慢淡了……算了。”蓝五答。

“我……淡不了！”雪梅说着低下头，使劲咽着眼泪。她又说着：“蓝五哥，我最怕你说这一句话，你不要说好不好？这些天来，你没有看出来，我是多高兴啊！我一来到这个小茅屋里，心里就象一朵花，扑啦啦地全开开了。我觉得自由！我觉得痛快！我可以和你交心说话，和你什么都谈。我就想着，恐怕真正的夫妻也没有咱们这么亲吧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我离不开你。不是为了别的，我要有一个说知心话的人，要有一个朋友。可是……我找不到。”她说着痛苦地摇着自己的头。

对于雪梅这种心情，蓝五是非常理解的。雪梅从小被刘家买去当儿媳，丈夫是个白痴。她没有同伴，没有同学，没有姐妹，没有亲人，她没有一个可以说话谈心的人。她的一张嘴巴只是为了吃饭，而不是为了说话。两个人从刘家私奔逃出来后，雪梅的嘴整天闲不住。有时候夜里还要把蓝五叫起来说话。她好象第一次认识这个世界。她要把一切感受都要讲给蓝五听。大约是当时的印象太深了，分离了这几年，两个人的年龄和经

历都有了变化，但他们对这种幸福的留恋都保存在记忆里。对雪梅来说，蓝五既是她的朋友，又象她的父亲，是她的兄长，又是她的孩子。总之所有男性的爱，她在他身上都能感觉到，享受到。而雪梅对蓝五来说，她象一支精巧的唢呐。蓝五把它拿在手里，很快就能找到它的音阶，他对它的音色、音量是如此熟悉，他能够把他的喜怒哀乐，全部通过这支唢呐表现出来，他能够用这支唢呐来倾诉他的喜悦、悲哀，思念和希望……

对眼前这种局面和发展，雪梅还没有来得及仔细去想。她还沉湎在两个人的重逢的欢乐中，她只想和蓝五多见面，多相会；别的什么也没有想。

停了一会儿，她抬起头说：“蓝五哥，你到我家住吧？”

“那怎么行？”蓝五摇了摇头。

“有什么不行的？你是我的‘表哥’，逃难到这里，住亲戚家是理所当然的。你在家帮徐妈干点活，扫扫地，打打水，到冬天烧烧炉子，我们家也正缺这样一个人，东厢房正好有一间小屋空着。昨天来客，床还没有拆。你就住在那里。”雪梅信心十足地飞快说着，她好象早已安排好了。其实，这是她刚才忽然间涌出来的想法。对于这么做的后果，她想得并不多。她毕竟还太年轻了！蓝五却还有些犹豫。他说：“那么戏班上我还去不去？”

雪梅说：“干脆辞掉算了，一个月分那三核桃俩枣的，有什么用？我养得起你。”

蓝五说：“人家不是傻子。”

雪梅说：“哎呀，你不知道，他这个人从来不怀疑我。在我们这一群太太里，我的名声是最好的。他早上上班，到晚上才回来，你不愿和他多说话，就呆在屋里，见面别太不自然就是了。”

蓝五本来极不愿到她家住，可是雪梅左劝右说，好象到那里是万无一失的。他也受不了思念的痛苦，想和她每天多见上几次面，就依从了她。

搬去的这一天，蓝五把前后院子都打扫了一遍，还把一条砖头铺的甬道，又重新平

整了一遍。雪梅这天特别高兴，好象一只小麻雀，满院子飞着叫着。一会儿给蓝五端茶，一会儿给蓝五拿烟，有时还帮蓝五搬砖头。连做饭的徐妈也感到，太太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。

晚上，孙楚庭从南院门回来，雪梅指着蹲在院子里正干活的蓝五说：

“我表哥今天搬来了。你看，来就不闲着，把咱们这条甬路铺了一遍。”

蓝五扭回头向孙楚庭点点头，又继续干活。孙楚庭说：“不用忙，先休息两天嘛。”说着自己进屋子里洗脸去了。

吃罢晚饭，蓝五在他们住的堂屋里坐了一会儿。孙楚庭问：

“住的地方安排好了吧？”

雪梅说：“徐妈给他收拾好了，就住在东厢那间小屋里。”

孙楚庭说：“明天你去给表兄报个户口，咱们这儿的警察虽然不来查户口，但报个户口总好一点。”他说着便脱掉鞋子和袜子洗起脚来。

蓝五啜着，不知说什么好了。

孙楚庭很快地洗好了脚。他把雪梅拉到旁边的一条小板凳上，把两只光脚放在雪梅的大腿上，嘴里还嘻嘻地笑着：“来！给擦擦脚吧！”

雪梅的脸上飞起一阵红晕。她推开孙楚庭伸来的光脚站了起来，“别这样……”

孙楚庭也嘻笑着站了起来。

“都是一家人……你表兄也不是外人嘛……”

雪梅的脸色变了又变，她的心怦怦地直跳。她不知道此刻该怎么办，她迟疑地想离开堂屋，却不料孙楚庭突然搂住了她，喷着烟味和酒味的嘴巴，在她绯红的脸蛋上亲吻着……

蓝五实在看不下去了，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从堂屋走出来的。他只觉得浑身的血液都往头上涌，他几乎要摔倒，他用手扶住墙角，他的心在咚咚地跳着。刚才在堂屋里，他亲眼看到孙楚庭把两只光脚放在雪梅腿上，当着他的面，搂抱着雪梅亲吻，他隐

隐约约地感到，雪梅似乎还媚笑了一下。这个笑容虽然有点勉强，却象一把刀子在搅动蓝五的心扉……

堂屋的窗帘拉上了。蓝五却觉得眼前一黑。灯光映照得人影在窗帘上走动，随着人影晃动，还传来堂屋里的说话声和谈笑声。蓝五关了灯躺在床上，本来想捂住耳朵不去听，可是，不知道一股什么样的心情，驱使他悄悄地坐了起来。在黑暗中，他大瞪着两只眼睛，看着堂屋的窗帘。窗帘被微风吹动着，上边什么也没有。两个人好象还在说话。说什么他听不清楚。他只听到了雪梅的声音，她好象在笑。又好象在嘤嘤地哭。过了一会儿，什么声音都没有了。他摸着床头的烟盒，拿了一根烟抽起来。烟味是苦的。他象咽着苦水似地把一口一口烟吞到肚里。

窗帘上出现了一个人的头影：长长的脖子，戴着眼镜。这是孙楚庭。灯光把这个头影拉得很长，活象个牛头马面的妖魔。后来，这个头影不动了，面前遮着一张浅淡的纸，好象是在看报纸……接着，屋子里又响起水的搅动的声音。几只蟋蟀在台阶前拼命地叫着。他听不清楚屋子里在干什么。停了一会儿，另一个人影儿在窗帘上出现了，影子是那么大，那么修长。他看不到头部和腿，只有胸部和腰身。他从这个影子的曲线上，分辨出这是雪梅。那个男人的头影突然站了起来。他渐渐地逼近那个有曲线的身影。两个影子又搅在一起了……

蓝五忽然出了一身冷汗。他的身体变得麻木了。他用大拇指掐了掐食指，似乎根本没有疼痛的感觉。接着他听到了上门的声音，旧式门插门“咣当”一声被插上了。蓝五觉得那根本插门，好象插在自己的心里。

堂屋的灯忽然熄灭了。蓝五象疯子似地跑到院子里。这时他好象听到屋子里响起了窸窸窣窣的声音。他的脑子里嗡嗡乱响，好象要炸开一样。他看到一把铁锨在墙上靠着。这把铁锨是他在白天铺甬道时用过的，锨刃在月光下发出寒光。他拿起了这把锋利的铁锨。刚走了两步，两只蝙蝠从屋檐下被惊

飞了起来。蓝五吃了一惊，他的腿软了，一步也挪不动。他叹了口气，拉着锨把回到屋里，一头栽倒在床上。

夜已经深了，蟋蟀也停止了他们的演奏。蓝五还在床上坐着。他感到，胸脯上好象压了块石头似地喘不出气来。他一支接着一支抽着那些发出苦涩味道的烟。他觉得这些烟吸到肚子里后，几乎无力把它喷出来。

在这极端痛苦的折磨下，他的面前出现了一个女人的面影。这是他死去的母亲的面影。他的母亲眼中含着泪，在怜惜地看着他，可是又无法走近他。他从床上慢慢地挪下来跪在地上，他向那个面影喊着：

“妈，我难受！……”说着，他痛哭了起来……

三

雪梅早晨起来，看蓝五住的东厢房屋门还关着，一直到吃早饭时候，门还没开。雪梅在院子里来回走了几趟，故意大声说话，刷牙、咳嗽、泼水，大声呼唤徐妈，屋里却没有纹丝动静。碍着徐妈的眼睛，雪梅几次想拍他的门，却又不好意思去。

孙楚庭上班走后，徐妈也上街买菜去了。雪梅对着镜子又淡淡地搽了一遍胭脂，咬着嘴唇跑到厢房门口，轻轻地敲着门说：

“哎！河南的客人，该起来了！”

屋里没有应声。雪梅推了一下门，门被推开了。她急切地跨到屋子里一看，只见床空着，床头地下扔了一地烟头，那个白布小包袱也不见了！……

雪梅的嘴唇颤抖起来，地下的烟蒂有短有长，好象摆了一地逗号、问号和感叹号。雪梅看着这些烟蒂，想到了蓝五昨天夜里的痛楚样子。她感到心疼，她感到内疚，眼泪慢慢从她的眼睛里向腮上流着。一股气味飘到她的鼻子里来，这是蓝五身上的气味。她把头伏在他的床上，用手拍打着那条不会说话的被子。

“蓝五哥！你叫我怎么办？你叫我怎么

办?……”说着伏在枕头上哭了起来。

院子里响起了脚步声，孙楚庭去上班中途又折了回来。

原来，孙楚庭对雪梅最近的反常行为产生了狐疑。雪梅平常心情忧郁，沉默寡言。这些天来却变了样，说起话来清脆悦耳，嘴角上总是挂着笑，甚至有时还给他做个鬼脸，话语中还带出一种撒娇和幽默味道。这使孙楚庭大为惊异。他从来没有看到过雪梅这么活泼可爱的样子。初开始，他以为是雪梅交了几个知识分子的年轻太太朋友的缘故。她在和他们的交往中，学了她们那些谑浪习惯。后来仔细观察，却又不象，因为她和这些太太来往并不多。另外，虽然她表面上多了些脂气媚态，而心里却是冷冰冰的，总象在逢场作戏。她好象很忙，心里却象在经营着一件见不得人的勾当。有时候大声说笑，有时候却又失魂落魄，言语恍惚。

有一次，孙楚庭到车站去迎接从重庆来的交通部处长。他乘了辆小轿车。刚出了中正门，忽然瞥见一个熟悉的身影。这不是雪梅吗？他心里很纳闷，“她来车站干什么？”他让司机把车停在马路旁边，暗暗用眼睛跟踪着，这时他才发现雪梅身边还有一个男子。这个男子正是她领到家里去过的那个表哥。他们手里提着几包东西，走得很快，雪梅步态轻盈，满脸都是愉快亲昵的样子。她好象每根头发里都迸发出欢乐的笑声！

“莫非是蓝五？”孙楚庭下意识地悟到了那个男子的身分。他虽然没有见过蓝五，而且听卢氏县两个法警说过，已把蓝五弄死了。可是眼前这个男子，他凭感觉判断，觉得这个人就是没有死的蓝五。……

晚上，孙楚庭下班回来，他发现雪梅的眼眶下边有一丝暗影，神情也好象很疲惫。他问着：

“今天出去了？”

雪梅愣了一下，笑着回答说：“到东大街峡源绸缎庄去转了转。那里新到了一种花乔其纱，漂亮极了，就是要等到明年夏天才能穿，我没买。”

孙楚庭心里已明白了八九分。他也故意

笑着说：“我今天到车站。在马路上看到一个女人，背影可象你了！身材象你这么苗条，臀部也象你这么丰满。”

雪梅先做了个鬼脸说：“你们男人最坏了。走在街上眼睛总象裁缝的尺子，专门量人的身体！”

她说着故意媚笑着，但眼神里却透出一丝惊恐的表情。

孙楚庭把话岔开了。此后他又做了多次观察和跟踪，而且还发现了他们相会的地点——徐秋斋那座破茅棚。

当雪梅提出她的“表哥”要搬到家里来住的时候，孙楚庭满口答应了。他的用心是很深的。这些年来，他一直想把蓝五这个形象在雪梅心中抹掉，可是总做不到。现在蓝五意外的出现在他的面前，他的心怦怦直跳：好呀！送上门来的“情敌”他能轻易放过吗？他不动声色地盘算着。小小的蓝五，当然绝不是他的对手，他只要动动嘴巴，蓝五就会“祸从天降”……不过，他心里很清楚，人的感情用刀子是不能割不断的，但妒嫉的锯子却能把它锯断。他要这个“送上门来”的蓝五，自动锯断和雪梅的感情。他似乎已经看透了蓝五心里的那种传统的道德观念。昨天晚上，他精心设计了一出好戏：当着蓝五的面，他把他的光脚，放在雪梅的大腿上，当着蓝五的面，他搂抱着雪梅亲吻……

早上起来，孙楚庭对着镜子梳着头发。他发现自己的白发已经染遍了鬓角，抬头纹也显得更深了。雪梅给他穿夹大衣时，他从镜子里看到她那张脸，依然是那样粉嫩、水灵的脸。相比之下，自己简直象一个蔫了的冬瓜。

孙楚庭坐着黄包车上，看着满街飘落的黄叶，心里产生了一股悲怆的感觉。他想着：人既然老了，就要落叶的根。不必留恋枝头。他想到在前几年，当他把雪梅弄到手时候，曾引起多少同事的惊羨嫉妒。他们佩服他的眼力，甚至相信他会“骨相学”，要不怎么会把一个风尘中的蓬首垢面的乡村女孩子，变成一个漂亮丰丽的少妇。现在要他“开笼放鸟”了。他能宽宏人道地放出这只鸟儿吗？他自己也不相信自己能作到这一点。多少年

来，孙楚庭享受着那种被人艳羡的愉快，这种愉快满足了他内心深处的占有欲望。在他看来，占有就是快乐，快乐就是占有。孙楚庭对雪梅身上的美，是能够充分欣赏的。他常说雪梅是个“天生尤物”，但是这个“尤物”必须属于他自己。他不能让她去自由翱翔天空。他必须牢牢地占有她的一切。

包车走到鼓楼跟前，他想到徐妈每天要到街上买菜。他又想到雪梅和蓝五可能要发生的事情……他的内心焚烧起来。他叫车夫往回转。他说他忘记带了一份电报。当他走到院子里时候，他听到蓝五的房子里有人在嘤嘤地哭。他一脚跨了进去。伏在床上哭泣的却是雪梅。

“怎么在这里哭起来。太太？”

雪梅听到声音，象被蛇咬了一下似地站了起来。她没有看他的脸，她低着头，浑身哆嗦着，恨恨地喊了一句：

“我就是想哭！……”

孙楚庭这时也看到了满地烟蒂，他有些得意。他故作镇定地问着：

“你这个‘表哥’到底是谁？”

“他是谁你清楚！”雪梅大声地说。

“他是蓝五吧！？”孙楚庭阴沉着脸说。

雪梅抬起满是泪痕的脸，直盯着他说：

“蓝五不是死了吗？你不是说蓝五是在伏牛山里烧炭，掉在崖下摔死了吗？你！……你欺骗我！你谋害人命！你拆散我们夫妻，你霸占了我的身体！孙楚庭！你的心到底在哪儿长着？我……我恨死你了！……”

孙楚庭上去捂住她的嘴说：“你别嚷！”

雪梅挣扎着说：“我……我就是嚷！”

“你再嚷我就掐死你！”孙楚庭眼里露出了凶光。

门“吱呀”一声被推开了，徐妈走了进来。她小心翼翼地问着：“太太怎么了？是不是有病了？”

孙楚庭说：“她的头疼病又犯了，你照看她一下。”说罢转身走了出去。

徐妈拧了条热毛巾，替雪梅擦着脸。雪梅的眼泪却止不住往外流着。徐妈劝慰她说：“太太，您要想得开一些。把身子弄坏，

还不是自己受罪？什么事都是命里注定的。叫我看，孙先生对您不错，凑凑合合过日子算了。”

雪梅看了她一眼，摇着头说：“我不能凑合！我就是不能和他凑合！”

徐妈说：“你也是太傻了。怎么能把真情实话都对他说了？常言说，‘夫妻面前不说真，说了真，打单身’。”

雪梅斩钉截铁地说：“随他吧！反正撕破脸了！”

四

早上，满地白霜。徐秋斋还没有起床，蓝五就在门外叫门。徐秋斋披上衣服给他开了门。只见他手里提了个包袱，眼里布满血丝，一副悲凄难受的样子。徐秋斋忙问道：

“你怎么回来了？”

蓝五把包袱往床一撂说：“我不能在她家住！徐大叔我想马上离开西安。这西安我一天也不想呆了！”说着低下头，掉下两滴泪来。

徐秋斋看他那个表情，心里全明白了。他想着这蓝五看起来腼腆，其实脾性还不小。就又问：“你回来，雪梅知道吗？”

蓝五摇摇头说：“我和她没有什么话好说了！她当她的官太太，我当我的流浪汉，我眼不见，心不烦。我的心已经伤透了。”

徐秋斋说：“前天她要你搬到她家住，我就说，一个槽上拴不住两头叫驴，去她家不是个办法。结果呢，你装着一肚子的气回来了。你也不用埋怨雪梅，她有什么办法，她是人家娶下的小老婆。她能对你怎么样？依我看，这事情还没有完。雪梅是个直性子，搁不住那个姓孙的三盘两问，她肯定要把真情倒出来。孙楚庭要是知道你蓝五还活在人世，他绝不会善罢甘休的。”

蓝五说：“我也不想善罢甘休！我今天就想到南院门法院去告他谋害人命。这儿是西安市，不是卢氏县。”

徐秋斋摇了摇头说：“你以为西安市的法院都是青天大老爷？卢氏县法院姓钱，这里

法院也姓钱！这里还有一种人叫‘律师’专门‘编筐捏篓’，颠倒黑白，只要你有钱，他能把死蛤蟆说成活的，活蛤蟆说成死的。一张传票下来就得要几块钱酒钱，您有钱吗！要我说：‘三十六计，走为上计’。你赶快走开。陈柱子和春义他们都在咸阳，你就先到咸阳躲几天再说，俗话说‘光棍不吃眼前亏’，姓孙的前年能加害你，就说明他决非善良之辈。现在，谁知道他心里的鬼名堂？”

蓝五听徐秋斋这么说，心中也有些害怕。但叫他真的离开西安，真的离开雪梅，他的心头不知为什么涌出了一股异常复杂的滋味，他后悔走得太莽撞了。雪梅今天早上发现自己走了，她会怎么想？她会不会大哭一场？她会不会自杀？他又担心自己走后，会给徐秋斋带来麻烦，让一个孤苦伶仃的老人受牵连，实在过意不去。

徐秋斋看他默默不语，劝他说：

“你今天就走吧！我给陈柱子写封信。”

蓝五眼中含着泪说：“徐大叔，我怕他们也来找你的事。你是不是……也到外边去躲一躲。咱们一道去咸阳吧！”

徐秋斋呵呵大笑说：“我什么也不怕。常言说：‘至死无大难’。我已经七十多岁了，我穷得身上连个肥虱子也捉不住，他就是把我扛起来转三圈，放下来还得管我饭吃。”接着，他又交代蓝五说：“到咸阳能找个职业就混下去。实在混不下去，你就走到哪儿算哪儿，就是不要再回西安……”

徐秋斋把蓝五送到了车站。蓝五含着泪水朝徐秋斋鞠了一躬，返身踏上了去咸阳的汽车。……

第二十七章 十八扯

堂堂青天不可欺，
张飞喝断坝陵桥。

——戏文

果然不出徐秋斋所料，蓝五离开西安逃

往咸阳的第二天，有两个穿着打扮得不三不四的汉子来找蓝五。

他们在徐秋斋的茅屋外转游了好大一圈子。伸头探脑，使眉弄眼，歪脸撇嘴，扭股别膀，什么怪样子都出了。最后才走近徐秋斋的门口。其中一个问：

“一个姓蓝的叫蓝五的可在这里住？”徐秋斋看着这两个人一脸奸诈，就知道来者决非善良之人。他把他们让到屋子里说：

“他搬到延秋门巷一家姓孙的公馆里去住了。我也正要找他。他把我一个夹袄穿走了。两三天了也不送来。这几天秋风凉，我冻得不行。”

其中一个戴礼帽的长着连腮胡子的汉子问：“你和蓝五是什么关系？”

徐秋斋说：“什么关系也不是。老蒋扒开黄河，逃难来在西安。他会吹响器，我会治个小病。就这样跔跔在一块了。”

这个方脸汉子眼睛转着，上下打量着屋子里的东西，又故意问徐秋斋：“老先生，你说是国民党好，还是共产党好？”

徐秋斋看他的眼珠子骨碌碌打着转，言语蹊跷，心里提防着。他也故意装糊涂说：“都好都不好啊！”

“怎么都好都不好？”那个汉子问。

徐秋斋眯着眼说：“国民党的首领不是孙文、黄兴吗？他们都是好样的。孙文外号叫‘孙大炮’。他会放隔山炮。听说他在汉口放了一炮，炮弹打在北京城门的门索上，城门哗哗地一下就开了！就是因为这一炮，宣统皇帝才退了位。他要不退位，再一炮就撂到他的金銮殿上。可惜孙文死得太早了。要是他活着，日本人敢侵略咱中国？吓死他也不敢哪！……”

“老先生，你别说得那么远了。你说这三民主义好不好？”那个黑脸汉子又问。

“好啊！”徐秋斋大声地说：“‘主意’还能有坏‘主意’？比如说：现在你给我出个‘主意’，叫我明天卖烤红薯，我就觉得这是好主意。为啥呢？常言说：‘过了九月九，大夫高了手，米饭萝卜丝儿，吃了去病根儿’。看病的生意不行了，红薯才下来。城里人都爱